

当夫妻的航轮遭遇冰山

不久前我收到一个年轻人的信,诉说他正在遭遇的情感困扰。年轻人一年前回国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了婚。但因为签证困难,妻子只能暂时留在国内,他独自一人回到美国继续学业。

如同我们看到的许多故事一样,留守的小妻子因为寂寞而发生了婚外性行为。

在长久的内心冲突之后,妻子选择了坦白。他们是在一次网上的彻夜长谈中将这件事谈出的,坦白的过程相当痛苦。得知真相的丈夫一时如五雷轰顶,失了方寸。他不知该怎样做,如果他不爱妻子,事情也好办,当下了断。如果他能包容妻子的过失,事情也好办,妻子已经忏悔了,以后好好活下去就是。然而,年轻人既深爱着妻子,不想失去家庭,又无法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。之后,他也如捞取救命稻草一样,试图用许多现代理论和说法缓解受到的冲击,但堵在心里的石头就是拿不掉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他写信求助,希望找到解脱的方法。

怎样回信曾使我颇费踌躇,人生的道理他不仅明白,而且信中就说了很多。况且这样的伤害也不是几句话可以安慰的。

说实话,整个事情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妻子的诚实,妻子的做法在当今的“时尚”中并不多见。在预知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的情况下,她仍选择将真相告诉对方,她说:“欺骗对你是不公平的。”“我宁肯因此失去你的爱,失去婚姻,都不后悔。”这倒让我有了尊重。通

名人博客

新浪网博客频道

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,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。脱下明星的包装,走出名人的光环,卸下智者的头衔,也许,只有在日记中,“平凡人”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——至少,是相对的真实……



与对方彻底了断了。

妻子在说出真相的同时还表示,哪怕由此一生被丈夫谴责,她也心甘情愿,因为她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。我觉得一个女孩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。

关于爱情和婚姻,社会上讨论很多,可以说是人类永久的话题。毫无疑问,爱是婚姻的必备条件,无爱的婚姻是不幸的。但仅有爱又是远远不够的。我想,两个人携手走过一生,除了爱,还要理解包容,要有责任和义务。

当他决定和她结婚的时候,不仅是爱他(她)的长处,爱他(她)的美丽,还需要理解他(她)的短处,包容他(她)的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功,而且准备承担他(她)的过失带来的曲折甚至苦难。

我以为,当人们相爱的时候,任何甜言蜜语、海誓山盟都非刻意的欺骗,那时的主观就是生死相依。但激情之所以被称作激情,即使是非常伟大的激情,相对于漫漫人生而言,也只能存在“短暂”的瞬间,相濡以沫的温情才是大多数家庭的真相。

我把上述看法都告诉了这位年轻人,这件事对你而言,只在于你是否还珍重这份感情,是否愿意信任她。同时,我还告诉这位年轻人,如果你真地很爱妻子,并且愿意继续保持这个婚姻,那么,尽可能从未来的生活中排除掉这件事也少与妻子谈起。因为每一次交谈都会重新撕裂伤口,都对彼此造成伤害。

祝愿这对年轻人能够在挫折中更珍重爱情,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。

柯云路 / 文 作家

常我了解的故事是,出轨的一方会尽可能隐瞒婚外情,当夫妻相聚时,让曾经发生的一切被时间湮灭。

年轻人告诉我,之前也有人给妻子出过这个主意,但她反复思量,还是不愿意这样做。这里,我不愿说她是单纯的,而更想说她是勇敢的。她自省之所以出轨,只是因为第三方的关心,而自己当时又太软弱。然而,她很快清醒了,知道那不是爱情。事情之后,她反而更珍惜彼此的爱情,而

柯清已是别人的妻子

钟庆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乡,是半个月之后的事。他回到家里换了一身便装,还没来得及及休息,就骑上一辆自行车去找柯清了。他估摸现在是下午五点十几分,柯清应该下班在家了。他顺着县城的一条街道往东骑,正巧,在一个十字路口竟遇见了同样也骑着自行车的柯清。钟庆东喊了一声,柯清往这边看了一下,钟庆东怕她没听见,急忙喊了第二声,柯清却又把脸庞转向别处,骑车自顾走。钟庆东只好紧蹬几步车子,横在了她的面前。柯清看了他一眼,站下了。

“你怎么不理我了?”钟庆东问。直到这时,他还侥幸地认为柯清也许在和他开什么玩笑,“说说,是怎么回事?”

“我觉得我们俩不适合。”柯清说完,把目光低下了。她的眼睑那儿收敛成一片暗影,看上去,既遭人怜爱,又产生一种让人近不得的威仪。

钟庆东听了柯清这句话,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。他觉得又愤怒又可笑。如果早在一年多前,他不认识柯清,那她是连说这话的权利都没有的。他曾经想过,柯清普通得就跟大街上迎面碰到的任何一个异性没什么两样。可不是,他现在就跟她在大街上遇到了,但是,这个时候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他和她认识一年多,他们之间通了几十封信了,并且,她允许他占有过她。是的,一年多,钟庆东想,便是一条朝夕相伴的狗吧,失去了都会令人难过,何况一个他早已认为就是的“好姑娘”呢? “为什么不早说?”钟庆

都市小说

于晓威著

收获杂志友情推荐



高中三年,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。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,钟庆东高考失败,自此两人断了联系。时光流转,他们再次相遇,半年后,他们结婚了。可是,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: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,你都将为之后悔……



东问。“早怎么说?”柯清为难了好一会儿,“唉——,你别问了,早我还不了解你呢。我也不欠你什么呀?是吧?”

当然不欠,钟庆东想。但是,又觉得欠了什么。是什么呢?钟庆东站在那儿理不清。柯清趁他愣神的工夫,骑上自行车走了。钟庆东想,反正跟部队请的是五天假,眼下再跟柯清讲下去就会变成吵架,引人围观,不如先让她走吧,明天得空再找她慢慢说。

钟庆东掉转自行车,随后,又掉了回来。他在原地转

了一个圈。他想,不对。他望着柯清远去的背影:他去过她家一趟,可是她现在奔向的地方并不是家里的方向。钟庆东顿时觉得很好奇,他想,我倒要看看她下了班不回家究竟去

干什么。于是,借着路灯,他像一个跟踪目标的贼一样,小心翼翼地在柯清后面。

终于,视线前面的柯清停住了,她跳下自行车,推开门沿街带窗户的平房大门,走了进去。钟庆东等到她回身把大门关好,就悄悄推着自行车迎了过去。他在距离柯清进去的房子的十多米外停下了,他打量着那座房子,心想,没听说柯清在这县城有什么亲戚啊。就在这时,钟庆东眼前忽然一亮,原来是柯清进屋后把灯给打开了,灯光映亮了窗户,照见了窗棂间贴着的一对又大又红的“喜”字。钟庆东在那一瞬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:“怎么?她结婚了!”这个念头一闪,他浑身一软,险些倒了下去。

屋子里传来一阵说话声,是一个声音苍老的女人在吩咐柯清洗菜,那无疑就是柯清的婆婆了。两个女人的对话中间隐约插有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,很陌生,但是语调中透着他们三人彼此熟悉的亲切和自如。钟庆东不想再听下去了,联想起柯清好长时间不给他回信和刚才见面说的那些话,钟庆东什么都明白了。

钟庆东半年后服役期满,正式退伍了。这时已经是1990年了,钟庆东在部队三年表现不错,临到获了一个三等功,所以回到家乡竟然一切顺利,被民政部门安置到县电影公司做事。

过草地:1935年的名词

红军过草地之艰难,也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。1935年8月7日,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,自此,长征中最为悲壮的亡行军开始了。

进入草地前,红军也是动用了一切手段筹集粮食,甚至还抢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,但是,原本就贫瘠的川西北即使穷尽全力也无法满足红军的吃饭要求。于是,中央“每人备足七天粮”的命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。粮食不足,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。

茫茫草地,一望无涯,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,根本没有路。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,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。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,几个人搀扶着走。这样,一天下来,精疲力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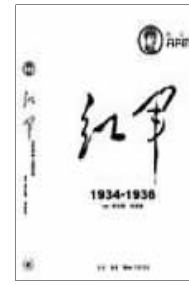
过草地最怕踩着草甸陷进泥沼,泥沼一般很深,如果拼命往上挣扎,会越陷越深,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。当年的红军,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,另一个人伸手去拉,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。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,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,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。

途中的泥水不仅不能饮用,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水,还会红肿甚至溃烂;行军还怕下雨:草甸本来就难走,天下着雨,脚底下更软、更滑,稍有不慎就会摔倒,掉进泥沼里去。草地上有不少河,有的水浅好过一点,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,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。身体虚弱,挨冻受饿,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,几乎每过

纪实文学

师永刚 刘琼雄著

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

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。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,到达陕北。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。本书以关注细节、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,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、关注的内容,诸如红军长征食谱、长征时用过的器物、红军浪漫主义精神,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,等等。

一条河,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,都有战士倒下。

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:有一次,部队正在过河,突降暴雨,河水猛涨,激流滚滚,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。就这样,数不清的红军战士牺牲在草地。

不少红军战士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,带的是青稞麦。只能一颗颗咬着吃,带的少,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,尽量节省,多吃一两天。咬青稞麦既吃不饱,还难以消化。一般战士准备

出租房内的女尸

现场勘察报告

正式勘察开始于当日早8时40分,12时结束,当时天晴。

现场位于沿河街旧写字楼一出租屋小偏房内,为坐西朝东砖瓦结构三层住宅,房东侧是胜利大道,北面正对富临大酒店,南侧为王朝大厦后门,写字楼南北两侧院内为相连的临时住宅。该房东侧是一间大卧室,西侧是厨房和洗手间。现场的南侧靠墙边的地面上有一个矮柜,堆放着日用杂物,靠西墙边地面上有一张旧写字台,室内无任何贵重物品。地面宽220cm,地面中间靠西侧有少量的滴状血迹和三个沾血的卫生纸团。地面北侧为一张单人床,床上有一套被褥,褥子上有一具女尸,呈仰卧位,头朝南脚朝北,身上盖着毛巾毯,只露头部,女尸头下的枕头上有少量碎头发。颈部有掐痕,但未见打斗挣扎痕迹。死者衣着完整,生前没有性行为,初步意见是颈部受重压窒息身亡。

该房,北墙和西墙上各有一个窗户,窗帘破旧。窗户的南侧上面的玻璃被卸下一半放在地上,距厨房出门向西120cm有一个塑料袋,内有沙土和草本植物残留,盆北侧有一个空盆和一个肥皂盒。写字台抽屉内放有几本杂志、两个笔记本和一个手机充电器,其他未发现异常。

参加人员,本队二组全体。
侦查日志1

二组作了分工,张、王负责检验现场可疑物品,刘、李负责死者身份调查。其身份很清楚,那种街头拉客的暗娼无疑。引起我们好奇的是,这间出租屋里竟然连基本的

悬疑小说

曹征路著

小说选刊友情推荐



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,死因不明。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。在她的日记中,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,她的朋友阿红、阿月、肥肥,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死于何因?

生活用品都不齐备。

刘、李分析:她要么是新的,要么另有居所,当然也存在第三种可能:这里不是第一现场,但似与常规不符,带着装看也不像。这一带出租屋地处繁华街道的背面,是挂上号的准红灯区。决定:先分头研究这两本笔记。

×月×日
晴,微风。真是好笑,我还跟小学生似的,晴不晴和我还有关系吗?不论刮风下雨,还是下雪下刀子,对我都一样。白天黑夜也都一样,我不需要

的干粮,两三天就吃完了。这时候,草地才过一半。

中国人熟知的吃草根、煮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历史时刻。

一开始,先头部队还有野菜、树皮充饥,到了后续部队,则连野菜、树皮都吃不上,更辛苦。没有能吃的野菜,就将身上的皮带、皮鞋,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,还有马鞍子,煮着吃。

在草地的几天里,脚是湿的,衣服是湿的,到了宿营地,地是湿的,柴草是湿的,身上几乎没有干过,几乎能冻死人。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过草地那些日子,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,身上是一阵湿一阵,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,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。软沓沓,水渍渍,大部分人挺过来了,不少人却倒下去了。”

草地净是泥泞渍水,一般很难夜宿。在草地里以背靠背露宿为多,但得注意睡着后不要滚到深水泥沼里去,那就没命了。但是,夜晚太冷了,第二天一早起来,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,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。

在这片死亡之海,红军部队以班、排、连甚至营建制地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。红一军团有一个班,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,背靠着背,怀里抱着枪支,像熟睡的样子,他们再也没有醒过来。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,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战士成片成堆。

据史料记载,大约有1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,而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就因为与一方面军分分合合,数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,以至于8万精兵折损过半。

知道这些,我只要能看清楚钱就行。我连灯泡都没去买,这间屋不需要灯。

我看阿红她们是用那种粉红的插座灯,大概是客人不喜欢摸黑干活吧。他们还要看。看着你一点一点脱下来,脱得一丝不挂原形毕露了他们才会高兴。那种小瓦数的插座灯最合适,粉红代表了温暖,昏暗体现了暧昧,他们花了钱,他们有权享受温暖和暧昧。这间屋满足了这两个条件,一北一西两个窗户都对着霓虹灯电子屏,两个墙壁都是大屏幕,五彩斑斓闪闪烁烁而且变化无穷。这座城市有多少欲望,墙上就有多少美女,有多少超一流的想像,墙上就有多少榜样,一下子全都被我搬到屋里来了,情调一下子就上去了。

我能下这个决心,就应该能承受这一切。对我来说,死是最简单的解决。可我没有那个权利,我必须对那些好心借钱给我的女负责,还有对艾艾和奶奶负责。从现在开始,我要做个务实的人。脚踏实地,丢掉幻想,认认真真,对每一个过路的男人抛去媚眼,他们需要快乐,我需要钱,我是个娼妓。

×月×日
大风,有点冷。估计今天不会有客人了。

我现在已经不会写了。有一个成语,本来就在嘴边,愣是写不出来,很多词忘了。其实从前我是会写的,上小学,上中学,屁大个事我都能写得天花乱坠,回回作文都是A。那时候爸还在,乐得满屋乱转,说这丫头出息了,将来能给老倪家争面子。那时我还有过虚荣心,还想给老倪家争面子。怎么知道二十年后我能成了婊子?